禮記集解

禮記卷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釋文知音智味依註音沬亡曷反斲陟角反和胡卧反簨息允反虡音巨

鄭氏曰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不和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神明之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沬黑光也瓦不成沬謂瓦器無光澤也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爲不仁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

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故爲不智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彫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鍾磬而無縣挂之簨虡不可擊也所謂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
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釋文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叔並同朝直遥反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
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是
非君子之言者貧朽非人之所欲也桓司馬宋向戍之
孫名魋靡侈也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
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

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也孔氏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也孔子失司寇在定公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荊者則哀公六年之荊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卽之荊也陳氏澔曰將適楚而使二子繼往者將以覘楚之可仕與否愚謂問喪問失位而所以處之之道也孔子之將仕於楚爲道也非爲祿也而以此爲喪不欲速貧何也蓋聖人雖不爲祿而仕而仕者未嘗不得祿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也猶

諸侯之失國家也是故三月無君則弔君子雖不狗利

而苟祿而亦豈以矯語貧賤爲高乎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釋文繆音木竟音境爲於僞反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愚謂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君之禮而莊子之赴魯人欲勿哭蓋諸侯於他國臣之赴但遣使弔之而不親哭爲其分卑而恩疏也縣子名瑣縣子知禮故繆公召而問之脩脯也十脡爲束束脩微禮尙不出境

言其無外交也交政於中國者言政在大夫專盟會征伐之事以交接於諸侯也哀而哭之者出於情畏而哭之者迫於勢齊强魯弱而陳氏專政於齊則其喪固不容於不哭矣左傳魯爲異姓諸侯臨於外杜預謂於城外向其國此哭於異姓之廟者別於哭諸侯之禮也哭諸縣氏者因其禮之所自起也與孔子哭伯高於賜氏之義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民有知所謂致生之示民疑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仲憲之言三者皆非孔氏曰原憲言夏后氏用明器送亡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祀之器送亡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世兼用夏殷之器示民疑惑於有知無知之問也曾子言三代送死之器不同者非爲有知與無知質文異也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殷代質言鬼雖與人異恭敬應同故用恭敬之器送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應鬼事亦應敬事故兼用二器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耳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釋文木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愚謂齊衰者以昆弟之服服之也大功者視昆弟降一等而服之也然昆弟之名從同父而生一本之親也同母異父昆弟一爲繼父之子一爲因母前所生之子此雖名爲昆弟實非昆弟也絶族無施服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而其父母則不服則必不從而服其子矣繼父有子則爲不同居繼父僅爲之齊衰三月則必不爲其子服齊衰大功矣必不得已援同爨緦之義服之視齊衰三月者而差降焉其亦可已若不從母者則其所生之子乃路人也何服之有狄儀不可考公叔木衞之大夫必不從母而嫁且爲父後者出母且不服又何異父同母兄

弟之服乎魯爲秉禮之國二子學於聖人而其繆於禮

乃如此殊不可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釋文蓋無音今按當音盍何不也）

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無服故柳若戒以不可不慎而子思自言其時之不得行禮者以答之蓋禮所不得爲則雖欲慎之而無可慎也故曰吾何慎哉○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服故不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元成議是也愚謂喪服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而不言母嫁不從者之服則不服也出母服嫁母不服何也蓋出母者見絶於父不得已而去者也命之反則反矣猶未自絶於其夫與其子也嫁母者父未嘗絶之而彼乃自絶於其夫且自絶於其子則其與出母之不得已而去者不同矣惟其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不得已挾其子以適人則其情旣可原而又有撫養之恩焉然後爲之服然猶止於杖期不得以父沒爲母齊衰三年之服服之也喪服於母嫁而從者之服特言繼母蓋但言母則嫌繼母嫁而從者之猶不服耳非謂因母嫁而從者之服又有加於此也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則嫁而不從者必不亦爲之杖期矣降此則或爲旁親遞降之服或爲正尊親遠之服又皆非所以服其母也先儒欲以出母之服例諸嫁母誤

矣
滕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釋文瑣息果反依字作璅爲于僞反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輕重而服之虎是滕伯文叔父孟皮是滕伯兄弟之子滕伯是皮之叔父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孝子之事非所託孔氏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縣子言孝子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述之以語其子言我死亦當如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

也愚謂王制言六十歲制則棺固不俟死而後具矣據此則有死而後買棺者豈謂貧而不能預具者與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恐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愚謂仲梁子疑即韓非書所謂仲梁氏之儒者帷堂有二時一則將襲帷堂旣小斂而徹帷一則將大斂帷堂旣斂而徹帷此據襲斂時帷堂而言也設飾謂襲斂也襲斂必動搖尸恐人褻之故帷堂夫婦方亂謂男女同在尸側未分堂上堂下之位也然男女奉尸俠於堂主人主婦馮尸在小斂徹帷之後則帷堂之不爲夫婦方亂明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

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疏云當云奠於室此後人傳寫之誤乃有席愚謂士喪禮小斂奠於尸東尸南首尸東尸之右也凡奠於尸者必於其右象生人以右手食也曾子謂在西方非也小斂奠無席是時尸在牀牀本有席故也至大斂尸已在柩而設奠在室然後設席言小斂有席亦非也末猶後也魯末禮失曾子見當時所行以爲禮本如此故記者言此以正之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釋文綌衰上去逆反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

鄭氏曰非時尙輕涼慢禮愚謂綌麤葛也繐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用之爲齊周末喪服不依五服升數但以輕細爲貴故以綌爲衰以繐爲裳非禮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葢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孔氏曰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愚謂此哭者葢子蒲之尊屬非子蒲之子哭其父呼滅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釋文相息亮反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畧也孔氏曰禮孝子喪親悲迷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杜橋母死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釋文易音亦徐以豉反

喪大記疾病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而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言改衣則前

此已深衣而至此特扱其衽明矣此始死乃有羔裘元冠者謂疏親不與於養至死而方以吉服至者也易之者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元冠吉服也弔於未成服之前者皆吉服以主人尚未喪服也主人既成服則不以吉服弔矣羔裘不以弔則弔襲皆襲麑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釋文稱尺證反亡皇如字一音無惡音烏齊才細反又如字毋音無還音旋縣音元封依註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縴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塴云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註云塴下棺也孔氏曰縣棺而窆謂但手縣棺而下

之同於庶人悬謂稱隨也亡無也齊謂厚薄之劑量也
毋過禮者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斂藏也斂首足形
謂衣衾足以藏形體而已襲不必三稱小斂不必十九
稱大斂不必三十稱也還葬斂畢卽葬不待三月也土
葬雖無碑而用綍以引棺使人卻行而下之縣棺而窆
者謂不用綍而卻行下棺但以繩縣棺而下之庶人之
禮也此所言謂甚亡者之禮然也其餘則亦各視其禮
之所當爲極其力之所能爲者具之而已力之所不能
及者人固不之責也葢君子雖不以天下儉其親然無
財不可以爲悅苟必期於備禮則將有取之以非義如
粥庶母以葬母者矣亦豈所以安其親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釋文賁音奔汰本又作大音泰

鄭氏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凡諸禮事當據禮以答之子游不據禮以答而專輙許諾之如似禮出於已然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愚謂司士夏官之屬賁蓋以官爲氏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氏曰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此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初取夫人曾子不識其器之多但識其實爲非蓋明器

當虛而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無祭器則
亦實明器故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
若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而實人夏后氏專
用鬼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專用人器則分半以虛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
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善其能廉愚謂周禮宰夫諸大
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在天子爲冢宰之
考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則宰夫屬於司徒其治大夫之
喪者乃司徒之旅也故主爲孟氏歸四布四布謂四方
之賻布歸之者以喪用之餘還其人也可也者善其不
家於喪○司徒皇氏以爲國之司徒熊氏以爲家臣之
司徒左傳昭二十四年叔孫有司馬鬷戾旣有司馬則

亦有司徒但此司徒有旅則疑國之司徒耳孔氏以司徒爲家臣司徒敬子又謂魯司徒爲季氏季氏無謚敬子者以此駁皇氏之說案記但言司徒初不言司徒敬子而疏說如此殊不可解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𧶠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之所以存錄之恩謂以車馬送死者曰賵讀賵謂書賵物於方將行主人之史當柩東前束讀之也然致賵之賓奉幣嚮殯將命是巳告於死者矣至將行而又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古詁殷時也殷禮不讀賵至周禮始有之而曾子譏其禮之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

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釋文遺于季反如字革紀力反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不食謂不墾耕愚謂大病謂死也子高之爲人薄葬尚儉蓋近於墨氏之意然以視夫樂瑕丘而欲葬爲石椁而三年不成者不亦賢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釋文衎苦旦反○陳氏曰喪下當有如之何子曰字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爲小君喪惻隱不能至陳氏澔曰君母君妻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如此衎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論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蓋生而無所館則館之

死而無所歸則殯之聘禮賓入竟而死遂爲主人爲之具而殯客死於館而使之就而殯焉館人之禮然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釋文壤而丈反

鄭氏曰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子高意在於儉非周禮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不當更封壤種樹以標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愚謂衣足以飾身言僅足以飾身使勿露而已不必多也棺周於衣椁周於棺言僅足以周其外而已不必大也周禮典瑞斂尸用圭璋璧琮之屬朱子謂周公要是未思量耳蓋椎埋發冢之事周公時尚未有之宜其慮未及此也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冢而子高之

言如此亦若有預防及此者豈陵冢發掘之禍當時已有其端與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釋文燕烏田反○案與字鄭注訓為及如字讀下屬為句故釋文無音王肅讀平聲屬上句今從之

王氏肅曰若聖人之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陳氏澔曰延陵季子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子夏以為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釋文坊音防鬣力輒反

鄭氏曰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馬鬣封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也三斬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賈氏公彥曰案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爲四注則夏后氏屋但兩下爲之故兩下屋名爲夏屋漢時門廡爲兩下之形故鄭舉漢法爲況孔氏曰子夏言夫子欲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三斬板者築墳之法側板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立內土板中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所約板繩而更置三徧如此則墳成而已止其封也板廣二尺三板斜殺惟高四尺耳

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孫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

婦人不葛帶

敖氏繼公曰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間傳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卒哭既退而除之愚謂帶要絰也凡絰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喪至卒哭而變麻服葛男子首絰要絰皆變之婦人則變首絰而要絰不變蓋婦人質於所重者有除無變也五服皆然注疏惟據齊斬婦人言之非也此言婦人不葛帶少儀云葛絰而麻帶士虞記婦人說

首絰不說帶皆非專爲齊斬婦人言也婦人雖不葛帶而其受服之絰大小與初喪之帶同卒哭之帶必去其故帶五分之一乃得與其絰爲大小之差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爲之盛饌又士喪禮註曰薦新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孔氏曰大夫以上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敖氏繼公曰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云不食新矣少儀云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愚謂薦新以五穀爲主而兼及他物若月令以雛嘗黍羞以含桃是也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而已朔奠視大斂士則特牲三鼎其禮盛象生人朔食則盛饌也若薦新穀於殯宮其禮與朔奠同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慇謂既葬各以其服除者謂既葬卒哭則緦麻除服小功以上亦皆除其重服而受以輕服也

池視重霤釋文重直容反

鄭氏曰池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孔氏曰池柳車之池也在車覆鼈甲之下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爲重霤天子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去後餘三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柳車象宮室池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釋文椑蒲歷反徐扶歷反

鄭氏曰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合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椑杝棺親尸者漆之堅强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郎位而造此棺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惟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故藏物於其中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釋文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衞反飯煩晚反

復招魂也楔齒以角柶拄死者之口使含時不閉也綴足以燕凡綴死者之足令著屨不辟戾也飯以米貝實死者口中也設飾謂襲也帷堂張帷於堂上也作起也並作者謂以上諸事一時並起也案士喪禮復後而楔齒綴足乃帷堂又沐浴乃含而襲此以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爲次者蓋含襲雖在帷堂沐浴之後而陳襲事于房中實貝于笄實米于筐饌于西序下皆在沐浴

之前故以飯設飾繼楔齒綴足言之帷堂雖在飯含前
而徹帷則在小斂之後故退在下以見意
父兄命赴者
孝子喪親悲痛迷亂故凡赴告之人皆父兄爲命之惟
赴於君則親命敬君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
南面命赴者拜送是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亦他日所嘗有事賈氏公彥曰尊
者求之備故凡嘗所有事之處皆復焉卿大夫以下復
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復處
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愚謂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
也天子小寢五正寢一諸侯小寢二正寢一小祖四親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四郊自內以及外也周禮夏采掌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隸僕復於小寢大寢祭僕復於小廟諸侯復於庫門則天子皐門亦當復矣其亦夏采爲之與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釋文剝邦角反與音餘

鄭氏曰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孔氏曰剝猶倮露也喪奠脯醢不設巾可得倮露與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牲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脯醢醴酒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朝廟之奠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以其在堂恐塵埃此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愚謂

有牲肉則牲肉與醴酒皆巾之以其禮盛也無牲肉而但有脯醢則脯醢與醴酒皆不巾以其禮畧也

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孔氏曰布班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預暴乾之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喪旣殯以後未葬以前每日朝夕設奠於殯宮逮及也逮日及日之未入也朝夕奠以象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日已出而朝食日未入而夕食故奠之時亦放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旣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氏

曰哭無時有三種一是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則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可爲君使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反還也爲使還家必當設祭告親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釋文縓七絹反緣悅絹反要絰一遙反下大結反絇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註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

鄭氏曰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

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爲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經也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瑱充耳人君吉時用玉爲之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冬時衣裏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皮白色與喪相宜也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

練大功布爲冠也喪冠不練故喪服傳冠六升鍛而勿
灰爲父小祥冠八升爲母冠九升皆加灰練之以其祭
言之曰小祥以其冠言之曰練練衣者練大功布爲中
衣也爲父小祥衰七升爲母衰八升皆不練其中衣升
數與衰同而加灰練之又染爲黃爲之裏以其在內可
差飾也縓淺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縓緣中衣之緣也喪
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練中衣之緣亦用其冠之布爲
之而染爲縓色蓋吉時中衣之緣皆以采色爲之始喪
無采至是而漸飾也中衣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練
中衣有裏則吉服中衣有裏可知葛要絰者卒哭變麻
服葛至練除首絰而要絰猶在也繩屨大功之屨也斬
衰始喪菅屨卒哭受以不杖齊衰之疏屨既練受以大
功繩麻屨爲母始喪藨屨卒哭受以大功繩麻屨至練

而無變也絇屨頭飾也喪屨無絇去飾也瑱吉時人君以玉大夫士以石之似玉者初喪去瑱練貴賤同用角爲之貶於吉也褎之袂口以他物飾之詩言羔裘豹袪是也前此雖已有褎而短狹無袪至練而横廣之又長之又飾其袪也裼者袒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也袪裼之可也者裼爲見美吉時以裼爲常有爲焉則襲喪事以襲爲常有爲焉則袒小祥褎既有袪差向文飾則雖裼而露其中衣亦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兄弟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愚謂遠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皇氏曰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愚謂所識謂所知識也知生者弔故所識之人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皆往而弔之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釋文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羊支反

鄭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尙深邃也杝棺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周帀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愚謂天子之棺四重者一物爲一重四物則四重也此與數席之重數同水兕革棺蓋以木爲幹以水牛兕牛之皮爲之表裏合之而其厚三寸也被之者言其最在內而被體也二牛之皮堅而耐溼故用之以爲親

身之棺椑棺卽椑也以椑木爲之梓棺謂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爲之四者皆周言其皆幷有底蓋也上言四重而下言四者此一物爲一重明矣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大棺皆以二寸爲差天子大棺宜一尺併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凡厚二尺三寸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釋文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鄭註衽或作漆或作髹

鄭氏曰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愚謂古棺無釘用皮束之縮縱也縱者二以固棺之首尾與底蓋之材也橫者三以固棺之兩旁與底蓋之材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似深衣之衽故名焉繫棺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其中以連之衽與束相値每束之處用一衽

亦縮二横三也此謂天子棺制也諸侯亦然喪大記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

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氏曰天子椁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椁材並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長六尺者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知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愚謂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八寸大夫士六寸庶人四寸每以二寸爲差則天子大棺一尺也以椁厚於棺一寸差之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棺一尺者椁尺有一

寸與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釋文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

愚謂哭諸侯謂遥哭之也爵弁以爵色韋爲之紂與緇同黑色帛也爵弁紂衣卽周禮司服所謂韋弁服也經弔服之葛經也爵弁紂衣而加經蓋天子弔於未成服之服故哭諸侯亦用之士弔於未成服之前朝服加經諸侯大夫皮弁加經天子爵弁服加經禮之差也司服王爲諸侯緦衰此謂巡守所至遇有諸侯之喪或諸侯來朝薨於王國而弔之於成服之後者若薨於其國赴於王而哭之則聞喪卽哭故用未成服之弔服也哀

戚之事非可代爲之者或言使有司哭之非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則非使人代哭明矣內宗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外宗大喪敘內外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則諸侯與王有服者又當爲位而哭之也爲之不以樂食此又記者之言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弛縣者久而去樂者暫蓋諸侯雖尊然其爲人衆而其情亦視內臣爲稍疏故其降殺如此王爲公卿當如諸侯之爲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其爲諸侯蓋比殯不舉樂與諸侯之喪赴告之及於王必在既殯之後蓋即以聞喪之日斷爲之限與○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云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韋其質爵其色也敖氏繼公曰爵

經傳物色之言爵者惟爵韠爵韋耳若布與絲則不聞以爵名豈爵弁服以韋爲之與愚謂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韋弁服配韎韐士冠禮爵弁亦配韎韐是爵弁郎韋弁明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韋弁之尊次於冕故軍事服之士不得服冕則以此爲上服而服之以助祭焉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釋文菆才官反輴敕倫反

鄭氏曰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緣幕上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菆叢也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

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
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塗
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
塗之也愚謂菆塗龍楯以椁者天子之殯以龍輴載柩
其外菆木四周象葬時之椁然也加斧於椁上謂用夷
衾以覆棺其上畫爲斧文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大
夫元冒黼殺士緇冒赬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
殺之裁猶冒也是君之夷衾畫黼也既夕禮幠用夷衾
賈疏云夷衾本擬覆棺故斂不用則殯時用夷衾覆棺
明矣畢塗屋者菆木與棺齊以夷衾從椁上入覆於棺
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狀中高而四
下象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
也天子椁有四阿其菆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釋文別彼列反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哭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愚謂別姓而哭謂分別同姓異姓之諸侯而爲哭位也喪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此未小斂以前之哭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

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門外之西方東面者士也士在門外在西方東面則在門內亦然不言者從可知也此雖朝夕哭位其實自小斂以後巳然諸侯朝夕哭位雖不可考然未小斂以前諸侯哭位與士禮大畧不殊則朝夕哭位亦然其異者士禮門東之位在諸侯當爲寄公之位士禮門西之位在諸侯當爲鄰國弔賓之位士禮丈夫外兄弟卿大夫各不相統而諸侯則諸臣西面立位皆北上而統於君耳是自諸侯以下皆無別姓而哭之法也天子之喪公卿大夫之位宜亦與諸侯以下無異此之別姓而哭惟諸侯之位則同姓者在門東異姓者在門西而皆東上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

父釋文相息亮反父音甫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也耆老誚孔子相助也言孔子死而無助我之位者傷之之辭也尼父孔子之字也孔子無謚而爲誄誄之不必有謚於此見矣按左傳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與此所載不同大約檀弓所載與左氏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確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釋文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大音泰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愚謂縣邑之大者左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公四命之孤也厭冠惎即素冠其制厭伏與

喪冠同也其服則素服周禮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下篇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軍門之外則此厭冠當素服明矣殺牲盛食曰舉軍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故羣臣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又爲之三日不舉也必哭於大廟者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祖故也后土社也或言君舉而自往社中哭之以社主土故也應氏鏞曰曰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釋文惡烏路反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張子曰有服者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釋文稅始銳反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陳氏澔曰未仕者身未得顓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父兄之命而行之愚謂稅謂以財物助人喪事卽所謂賻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孔氏曰國君之喪羣臣朝夕卽位哭踊踊須相視爲節嗣君雖先入卽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畢士入爲畢愚謂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是主人待衆賓畢入乃拜賓

拜賓畢乃踊也𨽻人君尊或不待羣臣畢入而踊故明之

祥而縞

鄭氏曰縞冠素紕也孔氏曰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

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孔氏曰鄭志曰旣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祥踰月所爲也旣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愚謂祥之日鼓素琴而尙未可歌也踰月而可以笙歌而尙未備縣也禫而縣而猶未作也踰月而金石之樂作矣此除喪作樂之漸也

君於士有賜帟 釋文帟音亦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愚謂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是大夫以上皆有帟幕人自以其職共之士本無帟君所加恩則有賜之以帟者也

禮記卷九終

邑後學項　琪原栞
湖南後學陶鴻勛補栞

禮記卷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釋文適丁歷反下適室同長丁丈反下同乘繩證反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大功之殤中從上愚謂凡遣車無直言車者此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者也士喪禮薦車三乘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左傳齊葬莊公下車七乘說者謂齊舊用上公禮車九乘故以七乘爲貶以此差而上下之則天子十二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君之適子降於君車宜五乘殤降於成人故三乘庶殤

降於適殤故一乘大夫適子降於大夫車宜三乘殤降於成人故一乘也上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則送死之物中殤下殤爲一等君之適中下殤車皆一乘也然葬必有魂車自一乘以下不容復降則公之庶中下殤大夫之庶殤士之殤皆一乘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有位於朝者曰達官達官之長謂大夫也達官爲君皆杖而曰諸達官之長杖者謂以杖即位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特輯之而已則得以杖即位矣此達官之長杖也喪服傳曰公士大夫之喪衆臣杖不以即位則諸侯之士杖不以即位可知此達官而非長則不杖也○註謂有官職而不達於君

則不服斬非也既有官職豈有不服斬者疏謂不達於君爲府史之屬亦非也府史之屬特庶人在官者耳其爲君齊衰三月而已安得與公卿大夫論其杖不杖之差乎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釋文朝直遥反

宮柩所朝之廟也將葬弔於宮謂葬日柩將行而君弔之也出謂柩出廟門也命引之者命人執引以引柩車也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使人引之以致其意每引三步三引則九步也禮成於三朝謂葬前一日柩朝廟之時也次孝子居喪之所次舍廬堊室之處也士喪禮主人揖就次是也哀次者柩至次則孝子哭踊以致其哀士喪禮乃行踊無筭是也君之來時不一或當柩朝

廟之時或當柩已出宮至喪次之時皆如弔於宮之禮命引之者三也○鄭氏謂宮爲殯宮非也士喪禮啓殯即遷於祖固無可行弔禮之節而柩至祖廟設奠薦車之後乃云質明滅燭則啓殯時尙昧爽君之弔必不能遽及乎此時而來也又鄭氏謂引之爲以義奪孝子亦非也君使人引車特以致其執紼助葬之意非有他義也又鄭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亦非是說見曾子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氣力始衰愚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越疆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釋文蟜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見賢遍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愚謂蟜固不以强臣之勢奪其所守而又自言其故以正君臣之分其所以矯諂畏讋僭竊者深矣微小也言禮之微小者唯君子能表明之稅齊衰於私門非失禮之小而武子之言如此亦自文之辭也武子雖恨蟜固而其所據者乃先王之禮故不能以爲非而反以爲善於此見禮之可以守身而無畏於强暴也及武子卒而曾點倚其門而歌蓋亦以示其不畏季氏之意故記者因蟜固之事而併記之然歌於有喪者之門則非禮矣○萬氏斯大曰季武子卒在魯昭

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四子侍坐點歯在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曾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是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孔氏曰始喪哀戚甚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絶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而來則亦絶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踊絶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然後拜之愚謂大夫尊來弔當即拜之若當事未得拜則宜告之以其故也主人雖未拜弔者皆入即位矣故上篇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是知

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因爲大夫出矣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以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釋文樂音岳又音洛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婦人無境外之事也惟三年之喪則越疆而弔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釋文引音允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紼從柩贏者孔氏曰引柩車索也引者長遠之名車行遠也紼引棺索也紼是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

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愚謂引紼一物也在塗時屬於柩車謂之引載時及至壙說載除飾皆屬於棺謂之紼王制疏云停住之時指其繒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是也此疏以紼爲撥舉乃據孺子䵍章註爲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輴曰紼在軸輴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此謂在他國而死者也公弔之謂所死國之君弔之也拜謂爲主以拜賓也州里謂死者同州里之人今同在

他國者舍人謂死者今在他國所館舍之人也死於他國者其親屬或不從行則朋友及州里之人同在此國者或又無朋友州里則此國所館舍之人皆可爲主而拜君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則死於異國者雖非公弔固必有拜賓者矣蓋君尊其禮或異故以明之承助也弔以助主人之喪事也曰寡君者稱於異國臣之辭也曰臨者尊君之辭盖曰君辱臨某之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愚謂大夫士之喪必赴於君君當弔於其家若未仕之士及庶人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若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所以廣仁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謂不爲主人也適子爲主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釋文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

鄭氏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狎相習知者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孔氏曰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巳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巳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去冠而加免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以

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人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愚謂此亦爲位而哭者也子爲主者妻之兄弟無服而子爲舅服緦故使之爲主而拜賓袒免哭踊者哭有服之親之禮然也爲主者在中庭西面夫入門而右亦西面在其子之少南凡哭而爲位者哭者與主人必同面而以親疏爲敘列也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此哭妻之兄弟婦人亦當在阼階上之位但子既爲主則其子倡踊矣子爲主者常禮也無子乃使婦人倡踊耳使人立於門外

告來者謂人有聞哭而來者則告以所爲哭之人蓋凡哭人者之禮皆然狎則入哭謂所親狎之人則當入而弔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此謂父子同宮者也若父子異宮雖父在亦哭諸適室也異室側室也非爲父後者降於適子故哭諸側室○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孔氏云鄭知此北面者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面父若又西面便似二主也又曾子問云衞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愚謂士喪禮主人衆主人衆賓皆西面初不以二主爲嫌何以此父與子同西面則嫌二主乎君弔於臣主人之位皆在門右北面故季康子於衞靈公之弔亦然初不以辟主人之位也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蓋據曾子北面而弔之文孔疏所言殊失鄭義但

鄭註本非曾子北面而弔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例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孔氏曰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是非常哭之處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不得嚮他國也愚謂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以不同居而謂之遠也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以不同國而謂之遠也側室在寢室之旁側者也兄弟哭於廟此不於廟者喪自

未啓以前於廟皆無事焉不宜忽以哭輕喪而至也門內殯宮之門內也哭于門內之右謂在中庭之少南而西面所以別於哭殯之位也不哭於寢門之外者以其爲內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釋文與音餘

哭與弔不同弔者所以慰人之戚哭者所以自致其哀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孔子於門人猶父子則曾子於子張猶兄弟故援有殯哭兄弟之義而往哭之非弔也爲朋友弔服加麻而曾子齊衰而往不服其服者蓋兄弟骨肉也其恩由父而推

故可以釋服而服其服朋友異姓也其恩由巳而成則不可以釋服而服其服矣哭之者情之所不可巳不服其服者禮之所不容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是善子游正之孔氏曰少儀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案立者尊右巳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巳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巳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釋文穀音告又古毒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書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莊二年書王姬卒是襄公夫人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此或人之言有二非也○趙氏汸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耳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

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釋文重直龍反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喪息浪反

晉獻公名詭諸秦穆公名任好公子重耳獻公子後立爲文公文公爲驪姬所譖出亡在狄而獻公薨穆公使人就弔之且曰者致弔辭之後復言此也斯謂喪代之際也喪失位也穆公欲納文公故勸其因喪代之際以圖反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釋文與音預

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仁親仁愛其親也言爲人子者當以愛親爲寶若因父死以求反國則是利父之死非人子愛親之心矣舅犯勸文公辭秦使而文公從其言也稽顙而不拜但自致其哀而不拜賓蓋庶子在外受弔之禮也適子受弔則拜稽顙起而不私與使者無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釋文顯依註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鄭氏曰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愚謂未爲後者文公不受穆公之命故不敢以喪主

之禮自居也文公譎而不正非能誠於愛親者然當時晉人與之秦伯助之有可以得國之勢而不欲因喪以圖利則居然仁者之心其視惠公之重賂以求入者相去遠矣此所以卒能反國而霸諸侯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孔氏曰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少寡辟嫌故朝夕哭不復徹帷表夫之遠色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巳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巳之哭穆伯始者聲巳哭在堂下是帷堂非帷殯也愚謂婦人無堂下哭位聲巳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巳怨恨穆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

之故言帷殯自敬美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我不欲傷其性孔氏曰凡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遭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是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愚謂下文所言自復至於虞祔皆歷據喪禮而釋其義而此節則總釋喪禮之義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而惟喪禮爲哀戚之至蓋人之哀戚莫甚於哀其父母之死也節哀者謂始死哭不絶聲既殯則有朝夕與無時之哭卒哭有朝夕哭練不復朝夕哭但有思憶無時之哭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所以節限其哀也順變者謂順其哀之隆殺而漸變之而輕也蓋人之

於其父母也至死不窮若不爲之節限必將至於滅性矣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不欲其如此是以雖至哀而必爲之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釋文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鄭氏曰復謂招魂望求諸幽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愚謂盡愛之道謂盡愛親之道也禱祠禱於神以祈親之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也復亦所以求親之生故曰有禱祠之心人子於親之將死至情迫切所以求其生者無所不至故復與禱爲事不同而其爲心一也復者北面北者幽陰之方也人死則有鬼神之道鬼神處於幽陰故望其方而求之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悉謂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二者皆爲至痛而稽顙之痛爲尤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飯食人所造作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案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飯用沐米士用粱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士喪禮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含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賵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葢用珠也士喪禮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愚謂米所以飯貝所以含通

而言之則米貝皆謂之飯故曰飯用米貝飯用沐米喪大記士沐粱士喪禮沐稻蓋列國士宜不一而士或不能備有故隨所有而用之非必天子諸侯之士之異也非忍虛者所以爲愛不以食道者又所以爲敬也詩毛傳云玖琇石而次玉又左傳哀十一年齊陳子命其徒具含玉是大夫含亦用玉也雜記自天子至士皆用貝是大夫以上兼用貝玉士則惟用貝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釋文別彼列反本或無已字識式志反皇如字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孔氏曰案士喪禮爲銘名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愚謂銘之謂識其名而存錄之也盡其道謂其采章尺度必視其爵位而爲之也愛之故不敢忘敬之故不敢苟此二句申言銘旌之義註疏以重與奠言非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釋文重直龍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按鄭據祭法以高祖爲顯考說見本篇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案士喪禮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

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死者世世遞遷其重常在至去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其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孔氏曰遷廟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因禘而遷廟主傳霖曰因禘當依疏作不禘辨 鳴按先生校毛本改不爲因故鄭註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

逵服虔之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至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曰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辭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愚謂既葬猶朝夕哭不奠士喪禮有明文國語日祭自謂未葬之奠耳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愚謂大戴禮遷廟篇首言

成廟將遷之新廟而其祝辭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此謂三年喪畢以新死者之主遷之於廟也穀梁傳云練而壞廟此謂旣練之後遷其親盡者之主也蓋旣祔之後主還於寢新主練祥之祭皆於寢而宗廟則復行時祭左傳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至練距大祥尙一年姑以諸侯之禮言之中閒宗廟有三祫祭或二祫祭如有二祫則於第一祫祭畢而遷高祖之主於大祖之夾室於是高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第二次祫祭畢而遷祖之主於高祖廟於是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至喪畢而納新主於祖之廟焉若天子三昭三穆而練祥相距中容三祫其遞遷之法亦如此遷廟禮但言新主之入廟而不言舊主之去廟則舊主固已先遷

矣以是知練後因祫祭而遷舊廟穀梁之説確然可據不容復致疑於其間而喪中於宗廟非竟不祭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及晉葬悼公烝於曲沃者未可以其出於春秋之亂世而非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謂祭則有尸有尸則有飲食之禮葬前不立尸直以饌具奠置於地而已故曰奠祭祀之禮謂既葬之後虞祔練祥皆立尸而行祭禮也奠用素俎瓦敦㼽豆無縢之籩皆素器也至虞而籩豆俎敦之屬皆用吉祭之器矣盖奠主哀故器無飾祭主敬故器有飾自盡謂自盡其敬神之心而不敢用初喪

之素器也豈知神之所饗必於此有飾之器乎亦以主人自盡其齊敬之心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釋文辟婢亦反

鄭氏曰算數也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節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非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天子九踊故云爲之節文愚謂有算之義有二一是每踊三者三爲一節一是天子至士多少有差故疏云準節之數其事非一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釋文慍庾皇紆粉反又紆運反徐又音鬱去羌呂反

孔氏曰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慍恚者是

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而袒括髮爲去飾之最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葢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節限也愚謂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變於中也上以二者並言而下乃專以袒括髮言之者以哀情之變其事易明不煩申釋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釋文冔況甫反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踰時則哀久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愚謂弁爵弁也士冠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此三者皆士之祭冠也下文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弁與冔並言其爲爵弁明矣弁經葛

謂爵弁而加葛絰卽前所謂爵弁絰紂衣之服也士喪禮葬不變服弁絰葛而葬人君之禮也與神交之道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將葬而漸神之故變服而葬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不敬也蓋大夫士之父全乎父者也其尊近致其哀而已天子諸侯之父兼乎君者也其尊遠故至葬則哀久而敬生而不敢以凶服褻之觀於書之顧命則天子在喪有用吉服以行事者而曾子問世子生告殯大祝大宰大宗皆冕服皆此義也既葬反喪服而反哭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釋文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于僞反食音嗣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愚謂此謂大夫之喪也歠謂未殯前歠粥也主人主婦死者之子與妻室老

其貴臣也三人者爲大夫未殯皆不食而有時歠粥者蓋君爲其困病故命食之以粥以尊者之命奪其情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士無君命故鄰里爲飲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釋文養羊尚反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謂葬訖反哭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生平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者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入於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愚謂反哭者葬時柩從廟而去既葬則反於廟而哭以致其哀也反諸其所作者反於

死者平時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行禮於是也反諸其所養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祭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饋養於是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士喪禮反哭賓升自西階弔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故弔無不哀而反哭爲尤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釋文封依註音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愨苦角反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陳氏澔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

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所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也愚謂慤與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言其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卽行弔禮則於禮節怱遽而無從容之意故曰已慤不若反哭而弔則反而亡焉既足以深致其哀而於禮節亦不至於迫蹙而無序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釋文首手又反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尙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孔氏曰既封謂葬既下棺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

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旣夕禮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愚謂虞安也葬反而祭於殯宮以安神也虞始有尸蓋親之形體旣藏孝子之心無所繫故立尸以象死者而事之宿進也進之使於祭時而來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言祝之反而宿尸以主人之贈爲節也

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釋文舍音釋

鄭氏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孔氏曰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愚謂視

牲之有司與主人偕反者也舍奠之有司則於主人之反畱於墓而舍奠者也主人歸而反哭視牲則舍奠之有司亦可以反矣於是而行虞祭也葢虞祭以釋奠者之反爲節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有司反日中而虞所謂喪事雖遽不陵節者於此可以見之日中而虞往葬而歸非日中不足以蔵事也其或墓地稍遠則虞之過乎日中者固當有之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釋文離力智反

虞以安神葬日卽虞不忍一日離親之神也葬前無尸奠置於地至虞始立尸以行祭禮故曰以虞易奠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皆用柔日假如士三虞丁日葬而虞則巳日再虞辛日三虞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先儒以他用

剛日兼蒙三虞卒哭言之故謂後一虞皆用剛日此不然也此篇及曾子問雜記皆云卒哭成事士虞記他用剛日哀薦成事之文專屬於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則知

三虞皆用柔日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釋文易以豉反徐音亦祔音附

鄭氏曰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愚謂卒哭亦祭名卒止也前此朝夕哭於殯宮至是則止殯宮爲位之哭惟朝夕哭於次而已故曰卒哭而因以爲其祭之名也雜記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此差之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也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士虞與卒哭

同月則以末虞之明日卒哭虞皆用柔日而卒哭改用剛日以死者之神將自殯宮而往祔於廟用剛日者取其變動之義故不用內事以柔日之例也曰成事謂祝辭所稱士虞記卒哭曰哀薦成事是也士虞禮主人即位於西階亨於門西牲升左胖進柢魚進鬐皆喪祭之禮也至卒哭而改用吉祭之禮故曰以吉祭易喪祭凡言吉祭有二一是喪中卒哭之祭此言以吉祭易喪祭曾子問其吉祭特牲是也一是喪畢吉祭士虞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大戴遷廟禮乃擇日而吉祭焉是也祔卒哭明日祭之名祔猶附也就死者祖父之廟而祭死者使其神附屬於祖父也必於祖父者祔必以其昭穆也既祔而反於寢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謂祥禫也喪畢過三時祫

祭則因祫而遷新主於廟大夫士無祫祭則亦因吉祭而遷新主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必利反

吳氏澄曰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必與卒哭相接也愚謂變改也之往也變而之吉祭由喪祭變而至吉祭也是日卒哭之日也接連也必於是日也接謂祔用卒哭之明日必於是卒哭之日相接連不忍親之神一日無所依歸也鄭氏曰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氏曰變謂變常禮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卽葬

者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既虞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必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依歸愚謂此所言初未有以見其為變禮之意且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皆間二月中間未聞別有他祭則士之赴虞而未卒哭者中間亦不當有祭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期而神之人情也愚謂殷練而祔於練祭之明日而祔也周卒哭而祔於卒哭之明日而祔也祔畢主皆還於寢至三年喪畢而後祭於廟則殷周之所同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

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釋文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註周禮云君弔惡烏路反難乃旦反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為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慝謂臨喪用巫祝者亦與神交之道也桃茢二物葢使巫祝執之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降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儀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則加以巫祝桃茢者人死斯惡之矣所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澌滅也難言不忍言也君於大夫士之喪於殯斂必往焉臨其尸而撫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葢以死有澌滅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恃以袪其疑畏正所以使其得盡弔哭之情也○鄭氏曰君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孔氏曰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雜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故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旣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愚謂

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左傳襄五年叔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君於卿大夫恩意之厚者至於與其小斂焉而止爾未聞有未襲而往者衞獻公於柳莊之卒不稅祭服而往乃因其相從於患難而然非可據爲常典也鄭氏以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巫茢故以此爲未襲之禮然士喪禮喪大記皆謂大斂而往者故無桃茢此有桃茢者蓋君於卿大夫爲之賜而小斂者也謂爲未襲非也諸侯至廟門而巫止則未至廟門時亦巫祝桃茢並有矣亦不必專以此所言爲天子之禮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釋文朝直遙反

喪之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柩之朝廟象生人之出必告親順死者之孝心而爲之也又以死者之心必以離其室爲哀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以致其徘徊而不忍遽去之意朝廟又兼有此義也殷人以死則爲神鬼神以遠於人爲尊故朝而遂殯於祖廟周人以死者之心不欲遽離其寢處之所故至葬而後朝廟○崇精問葬毋亦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毋喪亦朝廟明也婦未廟見則不朝廟愚謂孔疏言天子諸侯之葬每一日朝一廟非也士喪記有二廟者朝祖畢即朝禰不待明日是不以一日限朝一廟矣天子諸侯之喪祝斂羣廟之主而藏之大廟尤無事徧歷羣廟而朝之也○自喪禮哀感之至也以下至此凡十六條第一條總言喪禮其下十五條似皆據喪禮之成文而釋其義然證以士

喪禮多不合如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則當爲大夫之禮無疑至弁經葛而葬則注疏以爲人君之禮又注疏謂人君方有主則重主道也一條因重言主亦當爲人君之禮矣然此十六條文體相似又首以喪禮發其端而以下逐節釋之似其所據者乃儀禮之一篇不當錯有諸侯大夫之禮則豈變服而葬虞而作主大夫以上皆然與今於前文已用舊說釋之謹復獻其疑於此以俟學者更考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釋文殉辭俊反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愚謂此善夏之用明器非殷之用祭器也備物既以致其事死如事生之意不可用又以見送死者之異

於人此用明器者之所爲知喪道也哀哉以下記者之言也祭器生人之器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其人此用祭器之所以可哀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文俑音勇

鄭氏曰神明之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是古而非周愚謂此又譏周末爲俑之非也其曰明器神明之者言以神明之道待之而異於生人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以起下文所論之事也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塗車即遣車以采色塗飾之以象金玉芻靈束草爲遣車上御右之屬及爲駕車之馬冢人

云言鸞車象人又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也芻靈不能運動亦猶明器之備物而不可用也俑木偶人也偶寓也以其寄寓人形於木故曰偶俑踊也以其有機發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由芻靈而爲俑蓋周末之禮然也孔子以其象人而用之故謂爲不仁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釋文爲舊君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第一條仕焉而已者爲舊君第二條大夫去國者其妻長子爲舊君第三條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

絕也穆公所問蓋謂大夫以道去國而服其舊君者乃喪服第三條之義也退人以禮即以道去君之謂也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則君不以道遇其臣臣亦不以道去其君而其去而即絕也不待言矣戎首兵戎之首也此與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相似○鄭氏引喪服仕焉而已者解此非也穆公以舊君反服爲問而子思之所以答之者如此則知當時之服此服者蓋已寡矣若仕焉而已者爲舊君之服與庶人爲國君同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未聞有服不服之異豈仕焉而已者反得不服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則食食 釋文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愚謂不以情居瘠言虛爲哀瘠之貌而無哀戚之實必也爲君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食既殯食粥至練乃食食三臣不能居公室其罪大矣没又不以禮喪之則其罪又加甚焉敬子之言麤倍如此曾子所以有出辭氣斯遠鄙倍之戒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愚謂改服者主人既小

斂始服未成服之麻也凡弔者之服隨主人而變主人改服則弔者加絰帶主人成服則弔者服弔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愚謂禮以恭敬爲本晏子能恭敬故曾子許其知禮

有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釋文遣弃戰反乘繩證反焉于虔反○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是記文本作有子傳寫誤耳今正之

鄭氏曰言其太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不留賓客有事也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賈氏公彥曰大夫三牲九體析爲爲二十五苞五个諸侯苞七个天子大牢加以馬牲則

十二體分為八十一个九苞苞九个爲謂遣車數所包遣奠之牲體而葬之者也葬時柩車將行設遣奠既奠取牲體包之載以遣車使人持以如墓置於椁之四隅一乘言其少也及墓而反者藏器少故葬速而即反也凡牲體一段謂之一个特牲禮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少儀大牢以左肩臂臑折九个是也國君七个大夫五个謂每包所有之个數也士喪禮云苞二鄭氏云所以裹羊豕之肉者又云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士包三个士遣奠二牲每牲取三體分爲二包每包有三个則皆全體也士無遣車每苞用一人持之以如墓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四十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七乘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二十五个分爲

五包每包五个亦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五乘若天子遣奠兼用馬牲亦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八十一段分爲九包每包九个包用一車載之則遣車九乘也有子言晏子儉不中禮不足爲知禮也○鄭氏曰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孔氏曰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大牢三牲凡九體大夫分九體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愚謂士喪禮無遣車賤而禮畧耳鄭謂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則爲大夫者未必皆有車馬之賜也士包三个國君七个大夫五个皆謂所包之牲體之數也孔疏乃謂士二牲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其語殊不可曉又謂

大夫諸侯每包皆三段又與記所言五个七个者不合詳其語意似以一个爲一包也然士喪禮言苞二而鄭氏云苞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愚謂曾子言晏子所以爲此者所以矯當時之失無害爲知禮也蓋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者以禮之本而言也有子以晏子大儉爲不知禮者以禮之文而言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矣蓋儉固可以救奢之失亦未爲得禮之中也二子各就其一偏之見言之故其於晏子

或予之大過或抑之大甚惟聖人之言爲得其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釋文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勑廉反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夫子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也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覘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葬時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禮也昭子自以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故使子張專主其事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則女賓從男賓皆東鄉可知矣愚謂葬時

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所以為男女之列也以親者近壙而男賓在眾主人之南女賓在眾婦人之南又所以為親疏之序也今昭子使主自為主賓自為賓既無男女之別又無親疏之序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釋文夫音扶本亦有無夫字者

鄭氏曰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疏薄於賓客朋友

之禮故未有戚戀出涕者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康子從祖母愚謂喪大記君小斂用複衣大斂用褶衣複衣褶衣卽袍褶之屬皆褻衣也君斂用褻衣則大夫可知而敬姜命去褻衣者葢婦人之褻衣雖用以斂而不陳季氏但欲以多陳衣爲榮幷陳褻衣故敬姜非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釋文去羌呂反

壹專也言予專不知夫喪之何以有踊久欲去之今觀於孺子之慕而知孝子之情卽在於斯其是爲人之眞

情也夫何必爲踊乎蓋喪之踊有節孺子之慕則率其號慕追切之情而不自知者有子以爲喪致乎哀而已而不必爲之節文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殺也微情謂哭踊之節變除之漸所以使之殺其情而不至於過哀也故謂有爲爲之也物謂衰絰之屬也以故興物若荀卿言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食所以使之覩物思哀而不至於怠而忘之也有子之意在於徑情直行不知禮之節有定而人之情不可齊也或哀毀以傷生或朝死而夕忘苟使人率其情以行則賢者無以俯而就且至於滅性不肖者無以企而及必相率而至於悖死忘親矣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釋文猶依註作搖音遙慍紆運
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
皆衍文辟婢亦反○孔疏云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
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
樂相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鄭又
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盧禮本
亦有舞斯慍一句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
盧鄭不同亦
當新足耳

鄭氏曰咏謳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
人猶搖聲相近辟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
喜也陶者喜心鼓盪於內而欲〻也咏者喜發於外而
爲咏歌也咏歌不已則至於身體動搖動搖不已則至
於起舞也慍怒意也樂極則哀故舞而遂至於慍也慍
怒不已則至於悲戚悲戚不已則發爲歎息歎息不已
則至於拊心拊心不已則起而跳踊蓋哀樂之情其由

微而至著者若此然情不可以徑行故先王因人情而立制爲之品而使之有等級爲之節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所止而不過是乃所謂禮也此節言哀樂各四句一一相對喜與愠對哀樂之初感也陶與戚對哀樂之盛於中也咏與歎對哀樂之發於聲音也搖與辟對舞與踊對哀樂之動於四體也獨舞斯愠一句在其中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鄭他本或無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釋文惡烏路反倍音佩絞戸交反蔞音柳食音嗣舍音捨訾似斯反

鄭氏曰緌侌尸之飾蔞翣柳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含猶廢也眥病也愚謂士虞禮曰特豕饋食所謂既葬而食之也上言先王因哀樂之情而品節之所謂禮有微情者也此言先王因死者之易於倍棄而制爲喪葬之飾奠祭之禮而使人得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情又因以故興物之意而廣言之所以見禮之不使人直情而徑行者皆有深意存焉故有子之所刺不足爲禮之疵病也此二句通結二節之義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得文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與音餘○洪氏邁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人也記禮者簡冊錯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思謂此章言行人儀者一言大宰嚭者二上言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可言簡冊錯互至下文又言大宰嚭則非簡冊錯互矣蓋嚭實吳人儀實陳人洪氏之說得之然其所以互易者則由記者傳聞之誤耳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子謂所獲民臣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使問行人以衆人稱此師之名名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因其好名之心而誘勸之也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顔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孔氏曰皇皇猶彷徨

上篇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有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也上篇云既殯如有求而不得據外貌所求也此云始死如有求而不得據內心所求也既葬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篇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云既葬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是皇皇之甚故如有求而不得上篇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也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既葬則慨然上檀弓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愚謂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既葬迎精而

反如親之精氣不及與之偕反而止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也此言居喪哀悼之心自始死至既葬其因時而變者如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一章辭雖所指不同其大歸則一而已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釋文讙音歡○今按書無逸作言乃雍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悅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胡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不知也蓋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從而生耳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釋文知音智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蕢若怪反飲於鴆反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三酌皆罰悉謂飲酒私燕也鄭氏引燕禮解此非也燕禮當立賓主卿大夫士庶子皆與此惟師曠李調二人獨侍而杜蕢聞鐘聲乃知非燕禮之正明矣鼓擊也人君飲食皆奏樂杜蕢左傳作屠蒯寢路寢也歷階卽栗階謂升階不聚足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

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釋文褻如字爲于僞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鄭氏曰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大臣喪重於疾日雜記曰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防禁放溢愚謂平公見蕢三舉罰爵意其必有以開發之故不與之言蕢不言即出者以公之必將怪而問之也在堂謂殯於堂上西序也與知防預知防閑諫爭之事也蕢言平公飲酒非禮二子當言而不言已不當言而言所以皆罰之蓋用此以諷公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釋文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鄭氏曰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揚舉也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謂之杜舉因杜蕢以爲名也愚謂平公自知其過故命爵而自飲又命毋廢斯爵以爲後世戒也畢獻謂燕禮獻賓獻君獻卿大夫士庶子皆畢也平公飲酒私燕也自平公命毋廢斯爵於是晉國正燕之禮於畢獻之後特舉觶於君謂之杜舉言此爵自杜蕢始也○鄭氏以燕禮大夫媵觶於公爲揚觶非也燕禮揚觶由來久矣豈自杜蕢始乎

禮記卷十終

邑後學項琪校栞